



桐原紀年  
九

辛丑

卷十五

リ 6  
4082  
9





門 9 伊 6  
號 4082  
卷 15-9



乞改享官劄

紀年錄卷之九

辛丑十月初二日上劄乞改享官

劄曰伏以臣近有屍疔之病平居豈無疾痛害事  
之時而特以皮膚之疔不至委頓鞅掌之務無處  
推諉不計顛仆一味強策及當清廟之親享自  
切駿奔之微忱願差終獻以至於聽誓矣霜曉觸  
寒之餘病氣大段肆毒坐立則輒致拘攣屈伸則  
倍覺刺痛轉輟有成腫之慮而連日達宵叫死欲  
狂見方雜試湯熯表裡交治如得少間不擬進參  
於陪祭之班而至若裸將之任自量病勢萬無祇





請寢親享劄

事之望又况以此欠潔之身猥入 肅雖之地亦有所不安於心者與其咨沮不敢臨事債誤毋寧冒陳實狀早即寢通茲不得不短劄呼籲伏乞聖慈俯賜鑑諒 亟令攸司付標改填以為明日拜儀備負行禮之地千萬幸甚 荅曰省劄具悉卿懇獻官令該曹劄即寢通卿其安心勿辭益加善攝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領議政假注書李萬榮來宣

初三日上劄請寢 親享之 命

劄曰伏以臣伏聞 聖候方在靜攝中湯劑煎入

已至數日區區下情不任憂慮之至臣於前後屢陳攝儀之請而 孝思彌篤辭旨愈懇至以必欲躬將為 教臣仰感羹墻之慕俯切嚴畏之惧欲俟臨時更籲遂不敢畢辭而退今則警戒過矣隸儀行矣受香 動駕期日且近而天氣乍溫旋寒節侯無異隆冬勞動 玉體徹宵將事已乖節宣之方而雖是微感既有愆度則在 聖人慎疾之義亦豈容一向牢拒不思所以勉循羣情乎至於此時經宿之掣肘日前 筵席雖伏承 下教而左右審量猶不能釋慮伏乞 聖明更加三思



亟寢親享之 命千萬顆祝臣於昨日猥煩疾痛  
之呼伏蒙曲體之恩享官之任特許愛通到底生  
成之澤曷勝感頌之私夜來症勢一味苦重不得  
進詣 問外求對力請祇以文字替陳耿耿之忱  
病裡惶隕不知所云 荅曰省劄具悉卿懇禱嘗  
替裸雖回事會之不得不然情禮欠缺容有其既  
惟茲冬享躬將寔由可己不已俄於診筵備說無  
餘卿須諒之卿須諒之慎節悶慮萬萬卿其安心  
勿辭便意將攝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  
領議政假注書李萬榮來宣

初四日遣史官別諭

是日假注書李萬榮口傳 下教曰日寒如此病  
患未快陪從之班亦勿強忝必須安心調理之意  
來宣故以依 下教奉承之意言送政院微稟  
同日備邊司啓曰京畿監司李亨達請災狀啓有  
草記稟處之 命矣即見狀辭則地部所下元灾  
外五百九十三結九十五負五束特許加劃事令  
廟堂稟處為請事目依灾之數已是數年來最優  
者則今此六百結加請未免太過減三分之一劃  
給何如 荅曰允又啓曰江原監司金憲分等狀

京畿請灾稟  
處

東伯分等狀啓



啓有草記稟處之 命矣即見狀辭則伊川等七  
邑置之尤甚蔚珍等十二邑置之之次原州等七  
邑置之稍實新還尤甚邑三分一之次邑四分一  
稍實邑尤甚面五分一田米則尤甚邑折半之次邑三分  
一稍實邑四分一特許代捧舊還一併停退元劃  
災外二百八十六結五十負五束特為加劃各軍  
門屯稅各衙門各官房有土免稅使之從實執災  
京外流配罪人勿為定配於尤甚邑推奴徵債限  
明秋嚴防事令廟堂稟旨分付為請分等依所請  
施行代穀分數雖似稍過而閩東與他道有異今

年田穀勢難以本色準納許令依此代捧待明秋  
還作本色舊還既有停退之特恩今無可論災結  
加請數不甚多依請許施其餘所請三件事亦為  
許施何如 荅曰允

初七日遣史官別諭

是日假注書趙衍德口傳 下教曰近日病患加  
減何如苟未快臻差復明日朝祭不必入來之意  
來宣故以病狀一向無減伏承朝祭勿祭之下教不  
勝惶感之意言送政院微稟

初九日有 特教次對之 命上劄陳病仍論湖西

次對



上劄陳病仍  
論湖西獄情

獄情

劄曰伏以臣決旬床茲作一遽條屢辱問疾之眷久稽造朝之期陪班之闕忝法講之停行莫非臣瘵曠之罪伏枕轉輟惟大何是竢即日湖西查事有次對進定之命臣之目下病情豈有毫分自力之望而聖意既出於詢諮獄體有關於懲討一身顛踣未暇自恤遂以擔曳趨承之意言及于籌司矣夜來證形有加無減屈伸之際牽痛愈甚跣步之間運用亦艱雖欲忍死登筵少暴其拘繫之實狀其奈轉動之末由何哉茲不得不忙構短

宋燠程事

劄敢訟積逋之愆伏乞聖明亟降威罰以為尸素者之戒且令臣便意調息俾遂終始生成之澤千萬幸甚臣於湖獄顛末歷覽其前後書啓昨日有司諸臣之承命來問也亦以區區微見略有條陳矣大抵此獄肯綮專在指使之窩窟而因供援引竟歸燠程之叔侄則此輩之放恣無嚴雖可痛惡為其父祖曷所以伸理亦不必深罪故臣竊幸其獄情之不至蔓延及見燠程之招一辭發明終不輸款然則指使窩窟自有其人而特未之斯得耳此不可不更加究覈至若宋燠億之四字註釋既



發於延德潤之招則所謂註釋必有旨意亦不可  
不具格拿來嚴因取招其他諸罪人之別無更問  
者則分輕重忝酌處分實仰欽恤之 聖德雖使  
臣進伏文陛畢陳所蘊亦不過如斯而已 荅曰  
省劄具悉卿懇慎節之尚未蘓完何等慮念尾陳  
事方欲量處事係獄情茲不煩及卿須安心勿辭  
益加善攝焉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領  
議政假注書李萬榮來宣 同日假注書李萬榮  
口傳 下教曰濟州御史書啓中罪人等令大臣  
分等以八矣果已為之乎問于大臣以來云故以

頃日次對時果伏承 下教而繡衣書啓直自筵  
中出給捕廳故文案不敢私自取來分等一節姑  
未為之之意使之回奏 同日假注書李萬榮口  
傳 下教曰頃以秋曹文案送示大臣有意見論  
奏之教矣何日送示何日還納耶文案中無錄置  
者無乃中間見漏而然耶以文案中意見與刑曹  
回啓相符者外長馨朴之白南原孫白孫西度獄  
情果有愚見並書付於兩邑文案紙頭之意使之  
回奏

十四日次對八侍

次對



北伯公等狀啓

是日 景慕宮舉動時遣史官口傳 下教曰展  
拜時則勿為進叅只次對八叅次對八侍領議政  
徐命善曰此咸鏡監司鄭元始分等狀啓也文川  
等八邑置之尤甚安邊等八邑置之之次三水等  
七邑置之稍實仍以為新還上本色準捧折無其  
望尤甚邑折半之次邑三分一以精實相當穀準  
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明川以南進俸吏姑許  
停止京外定配罪人限明秋勿定配所於灾邑本  
道推奴既是常禁而徵債尤為擾民一切防塞事  
令廟堂稟處為請矣分等依狀請施行新還代捧事

金川所在大興  
城餉折半捧  
留本邑事

今年此閔之難捧本色其勢固然依所請姑令準  
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其餘進俸吏之停止定  
配罪人之勿定灾邑徵債之一切防塞並依請許  
施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即見黃海前監  
司趙尚鎮報備局辭緣則枚舉金川郡守成雲柱  
牒呈以為本郡所受大興山城還穀限折半捧留  
本邑待明秋還納山倉為請矣城餉雖云體重灾  
年民情亦不可不曲念限折半姑令捧留該邑待  
明秋還納山城事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  
善曰今番風落松勢將發賣以來而發賣後價錢



去來不可自廟堂照管屬之賑廳盡數捧留後相  
議廟堂以為從長區處之地何如 上曰依為之  
徐命善曰水原罪人等查事既與湖獄相閱審覈  
使上來時迤到本府仍為按問事甚便當以此知  
委於審覈使處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壬  
寅年日月食使曆官推步則三月朔日食在地下  
此則元無救食之規二月望月食自當依例救食  
而復圓時刻與日八時刻相當雖登高者望無以  
見驗闕庭救食事係重難書啓則雖前期五朔今  
月當為修八而救食則勿為舉行事分付該曹何

禮判例兼及  
秋判許遞

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禮曹判書徐浩修例  
兼職事與臣多有相妨處刑曹判書金魯鎮七朔  
秋官勢難一向供劇並許遞何如 上曰並許遞  
可也徐命善曰行副司直鄭尚淳漢城右尹鄭一  
祥行副司直蔡弘履倫局堂上還為差下何如  
上曰依為之鄭好仁徐浩修一體差下可也徐命  
善曰嶺南勾管堂上有闕代以漢城判尹李命植  
移差業閔勾管堂上則以行副司直趙瑗差下何  
如 上曰依為之

十五日回洪忠道審覈使狀啓遣史官下詢意見

籌差



宋煥程事下  
詢

臣對曰宋煥程既以書給註釋之文承欵則指揮  
䟽事專屬煥程而窩窟根抵更無可問之端矣臣  
之區區愚見終以為其子之為父伸卞朝家不必  
深罪而諸議不一有難膠守迷執且其註釋之文  
果未知如何不敢遽請酌處臣意則應問各人姑  
令仍囚審覈使使之復命俯詢其事情如至於極  
凶絕恃不可不更為究問則拿致王府設鞠舉行  
不然則特降處分以為收煞之地恐為得宜伏惟  
上裁

十七日回雷異上劄引咎

雷異引咎劄

劄曰伏以此年荐雷之異殆無虛歲而今於收藏  
之節又有青臺之報矣夫天災之作未必遽危人  
國惟遇災而無恐懼之心懼災而無修省之實然  
後國以之危誠使君臣上下一遇天災真知惕厲  
不徒以言而必體之於事不徒以暫而必要之於  
久則殷道之振於素穀周室之興於雲漢蓋不獨  
專美於古矣我 聖上臨御以後凡有咎徵之來  
克軫對越之方責躬之 教求助之音屬形 絲  
綸若恫在己庶幾應天動人咸有成績吉祥溱溱  
不復以災沴為患而奈之何宵旰之憂尚勤於上



風動之化尚邈於下朝廷之傾軋稍熄而人心反  
歸衽安南土之水旱交倣而民情轉益遑汲島孽  
敢肆跼踉而隄防日壞湖俗罔懲梗頑而義理日  
晦但見百弊之萃糝未聞一事之規整於是乎仁  
愛之見告又復如期而至而靜言厥由無非輔相  
之罪臣聞政不能自舉待人而後舉君不能自治  
待臣而後治輔相者所以奉一人而釐百工也當  
今之時雖使妙簡良弼左右夾輔朝無曠位位不  
曠事猶且轉移之難乃以臣之病昏憤憤專任此  
彌綸燮理之責俾有以蕪舉而不遺周治而不愆

無恠乎 德意之未布聲教之未達而災沴之終  
不消弭者固其所也雖以近日事言之 特命朝  
講深仰緝熙之 聖學而緣臣不行竟致西知事  
之替罷進定次對實出詢諮之 聖意而緣臣未  
忝至煩西原任之代勞相職之瘵闕國體之苟簡  
亦足為召灾之一端及此悅豫之晷惟有明罰敕  
法降黜非人以恐懼之實心行修省之實政而不  
宜規規於應文之故事而已臣豈敢漫為例議重  
自陷於戲祿之科哉伏乞 聖明亟賜斥退改卜  
賢德仰荅天怒俯塞物情公私不勝幸甚臣文思



鈍劣治劄未就而 傳教已下矣朝之同寅咎在  
揆地民有呼庚責歸廟堂而一事二事皆反 聖  
躬至減常供庸寓貶損之義廣求謹言懋盡資益  
之方恐惧修省之實豈有大於此者而獨於策免  
尚有遺典毋或以漢唐謬例不欲循襲而然耶臣  
則以為輔相得人則策免為謬規輔相匪人則策  
免為實政倘 殿下念及於此想不待臣辭之畢  
而有所處臣者矣臣無任拱手顙竢之至 荅曰  
省劄具悉卿懇冬雷之作無歲無之如使虛文猶  
足以回天怒格天心則予已嘗行之數矣奈之何

至今無其效而游致警告也予方反躬訟愆不遑  
寧居不料卿又以策免之謬典陳此引退之劄本  
予恐此舉或涉應文卿湏勿復控讓懋盡燮理之  
功也劄中四條之論無非時弊中最大而最著者  
噫今傾軋似息而俗成狃安由予誠未孚也旱澇  
交倣而民將顛連由予惠未究也島孽之跼踉湖  
人之梗頑亦由予化未洽也靜言厥咎咎則在予  
在卿何有在卿何有予聞王者心有惟意有想雖  
未形顏色陰陽以之變度予每三復斯言作為檢  
心之符契倘予昭事一念罔間於有災無災今日



次對  
陳勉

之灾必不至已然其勸消弭之方深有望於揆地之夾輔更冀卿之安心視事如濟時艱仍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領議政假注書李萬榮來宣

十八日次對八侍

次對八侍領議政徐命善曰臣於君德闕失時政便否苟有一得之可獻者何必待遇交傲之日而臣非敢阿諛當世目下注措察未見某事某事之可以指的嘗論者譬如人病在元氣潛消暗鏢雖無形見之表症自有浸漬之危地則此不可以

峻攻之劑求其速效只當以養木之屬平補緩治碩臣無似初非醫國之手而况自近日以來癘病在身鞭策無路廊廟許謨無所獻為筋力奔走亦未自效灾異之作豈在於一賤臣去就而在聖明修省之政恐不宜一向虛糜矣上曰卿劄中數条論列實是目下時弊之最切者朝廷之上果無傾軋之習而人心之相安則莫此時若也何嘗見視國如家向前搭當之人乎至於湖俗之梗頑島孽之跼踉猶是茅二件事南北水旱民憂亦可謂孔劇朝象如此民事如此則仁天之譴告安得



不諱複予於昨日批旨亦畧言之而卿之以此時  
備例辭免大非實心應天之道勿復過讓勉做世  
道以盡消弭之方可也徐命善曰臣固無彌綸之  
才而雖古之名碩自合當官盡職何嘗別有主張  
世道之人乎日昨院啓中時務無擔當之人云者  
臣意則竊以為不然向來國榮之專擅也大小事  
務無不干涉畢竟威福恣行顛沛隨至此固可戒  
而不可法者也今則銓官為銓官之事臺諫為臺  
諫之事隨其才分各盡其責者自臣觀之實是治  
朝之美規時務之無人擔著反以為憂可乎 上

善差

曰此則然矣徐命善曰行都承旨嚴琦博洽醇熟  
可合叅聞廟謨備局堂上差下何如 上曰依為  
之徐命善曰行副司直鄭尚淳備局有司堂上還  
差漢城判尹鄭一祥閔東甸管堂上差下行副司  
直鄭好仁行都承旨嚴琦堤堰堂上差下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臣頃聞八江御史別單回  
啓以都賈嚴禁之意有所陳達矣近聞此弊愈往  
愈甚不但百物之盡入操縱至於米穀亦事權利  
方當農作收穫之時已有市直騰踊之漸若此不  
已春窮之慮有不可勝言分付京地平市各別庶

都賈申禁



關西採金嚴禁

探隨聞摘發本律外嚴加重繩俾絕其奸弊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臣方以都賈嚴禁之意陳達  
申飭而申飭之道京地猶不如平市在外本署提  
調今姑許適其代令該曹口傳差出以為眼同京  
地著實舉行之地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  
關西所採之金狼藉流遷愚民不知其為禁物  
或不無付送燕行之慮末梢生梗姑勿論苟有一  
分法紀雖阻僧之徒安敢冒禁賣買乎分付道臣  
灣府及書狀官預先嚴防更加搜驗如有犯者與  
者受者並為梟示於境上俾絕其重辟之患何如

請鄭景淳李  
仁秀罷職不叙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昨日求助之意乃在修省  
之時西司之竟畧默默案為溺職之甚者薄施問備  
既出來諫則登巡避嫌何所不可而一齊違牌以  
致法講之停撤揆以事體誠極寒心違牌諸臺一  
並罷職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前承旨鄭  
景淳病固難強不堪行公於夙夜之任而一番叩  
謝道理即然蔭官之再違旨命有闕國體不可違  
差而止前宣傳官李仁秀聞其親病有難一時離  
捨而既已肅謝何敢不進於侍衛乎此亦紀綱所  
在兵判雖已請汰不可無譴責前承旨鄭景淳前



嶺南還穀措  
處事面啓

宣傳官李仁秀並罷罷不叙何如 上曰依為之  
十九日備邊司啓曰慶尚監司趙時俊狀啓有今  
日內回啓之 命矣即見其狀辭則新還尤甚邑  
四分一之次邑五分一並令停退還穀無論稍宗  
之次尤甚限三分一特許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  
色陝川三面高靈西面依丁酉知禮戊戌奉化例  
當年条身布停退結錢蠲減沿邑拯劣米太依舊  
例停退道內各山城屬邑當捧各穀限折半捧留  
平倉事並令廟堂稟旨分付為請今年嶺南之歉  
荒朝家非不十分軫念而至於新還係是嗣歲之

種糧惟患目前之難捧不思窮春之接濟則賙賑  
之策將何以辨出乎其所以為民者適足為病民  
停退之請未免徑先使之依分數期於準捧代穀  
則混請三分一雖無分限既是準折不失元數亦  
可為捧還之一助依所請許施西邑五面之被災  
果不尋常其所蠲恤固當優施停其身布減其結  
錢依知禮奉化例施行拯劣米太既與新還有異  
他道猶許停退則今於本道尤不必持難並與山  
倉還穀折半捧留事依所請許施何如 荅曰允  
新還雖是嗣歲種糧之需今年本道年事告歉比



端川李君彬事  
遣刑官問議

年前殆有甚焉若不別施蠲恤之政唉彼顛連之  
之類遑汲之情無以鎮安而慰撫况且慰諭使差  
遣之後此等難從之請必須許施可副仰哺之民  
望就本道新還中尤甚邑四分一之次邑五分一  
並依狀請特為停退雖於四分五分之際督捧停  
退之際務使稟惠下究無或虛實相蒙事自本司  
另加措辭嚴飭行會

目端川府殺獄罪人李君彬事遣刑官問議

議曰獄情果有明白證案則豈可以一二可疑之  
端遽議傳生而此獄則致命案曰乃是項折而項

折之在於何時由於何手既無忝着之人且其奸  
犯只是君彬之父子有難質覈誠如秋官之言茅  
以惟輕之義宜施酌減之典而獄體至重伏惟  
上裁

見二十三日目咸鏡監司鄭元始狀啓遣史官下詢意

臣對曰湖獄既出之後不知懲戢敢又相率往見  
至於餽贖究厥心腸殊極痛惡不可以遐隄之人  
有所寬貸而此諸發通訟寃之類則亦不可無差  
等令道臣嚴刑分配恐合酌量之典伏惟 上裁



因將望做錯  
上劄引咎

二十六日回將望做錯上劄引咎

劄曰伏以臣於日前搃戎使之備望也不知李邦一之方在罪籍昧然未擬矣今日御將出望始乃覺得將望事體何等嚴重而薦剡之際不能審察致有此大段做錯臣之病昏憤憤隨處生疣固不足言在朝家綜核之政所關之非細豈但如銓注之一時差誤而已乎敢將短劄略陳自訟之忱伏乞亟賜郵罰以彰臣不職之罪為 荅曰省劄具悉卿懇摠帥望之渾擬不是異事安用深引然於目下一事別有為廟堂慨然者捕將重任例不得畧

刻暫曠差代之間亦有他大將兼察之法為至於今日回新拜將臣之有故未受符牌牌則呼進身獨不進彷徨于闕門之外已過半日又及夜矣以是之故令牌命台亦皆露置以待而去就進退之際廟堂迄不言可否傳符發巡等事該房該廳莫知何以舉行輒請上裁殊甚可悶此必由籌即未瑩未即傳告之致在卿何有卿須安心勿辭即起視事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領議政 同日脩邊司啓曰禁衛大將李敬懋新授捕將之後若因拘忌不得入闕則事當闕由本司草記變通而不此



因嚴教上劄  
引咎

之為徑先直通於政院以至煩稟之境揆以事體殊極駭然禁衛大將李敬懋從重推考所帶捕將之任改差何如

二十七日曰 嚴教上劄引咎

劄曰伏以臣昨上短劄自訟做錯之失而未及承批又著不職之罪矣將任去就事面緊重而半日彷徨臣不能聞知符牌傳授體段嚴急而侵夜遲滯臣不能覺察徒煩喉院之稟旨重貽丙枕之酬應及奉 下教之後始呈變通之草記國家之置廟堂將以任百揆之責弛九重之憂而今臣之不

事事至此尚可諉之於捕將之生疎備郎之迷闇而晏然歸罪不思所以自處乎噫如臣庸陋荷聖主不世之遇天地生成之恩河海涵育之澤惟以一身之糜粉蹈赴為半分報效之菑奈其疾病侵尋神精銷耗尋常簿書之間亦無以按例舉行蓋不特筋力奔奏已矣無望而已臣每中夜躬念未嘗不自悼其孤負 隆眷寧欲溘然而無訛臣雖無狀豈敢於我 聖上一時匪怒之 教便為過自引義之詐而惟是有罪未勘大闕國體伴食不去實愧私分與其憑恃 寵靈冒昧導據毋



寧積誠祈懇早自引退區區此言實出肝膈伏乞  
聖明亟降 成命以警具僚以振頽綱仍令臣優  
間調息獲保殘喘公私不勝幸甚臣方縮伏俟勘  
今日方物封裹亦未由進忝罪上添罪尤不任悚  
慄之至 荅曰省劄具悉卿懇昨日事捕將之不  
即開由也備郎之不即馳告也何由於卿卿其安  
心勿辭即赴都堂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  
于領議政假注書趙衍德來宣 同日備邊司啓  
曰即因禁御西營鄉軍停番草記有替代之節議  
于廟堂從長草記稟處之 命矣臣與訓鍊大將

具善復禁衛大將李敬懋面議消詳而兩將臣之  
議各自不同終未歸一事係軍兵去就有難倉卒  
臆斷姑俟後日次對入侍稟處何如 傳曰近有  
微病晦日賓對勢難如期設行矣他道軍卒之上  
番與否必須前期停當然後可無窘束之患明日  
各以所見條列卿又斟量可否論理從長稟處可  
也 又啓曰慶尚監司趙時俊分等狀啓有草記  
稟處之 命矣即見其狀辭則陝川等二十七邑  
置之尤甚慶州等十八邑置之之次聞慶等二十  
六邑置之稍察仍以為該曹所俵定外二萬五十

嶺南尤甚諸  
邑設賑事回  
啓



二結十六負特許加給賑穀物本道私賑備荒  
帖加等見今留在者有不足之慮備局軍作皮牟  
二萬石特為劃給便宜均排還錄用餘陝川三面  
高靈西面茫無形址處一百十四結九十九負三  
束特許永頊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京外徒流姑  
勿定送於設賑邑事令廟堂稟旨為請分等依狀  
請施行災結此諸戊戌減得萬結所請之精約可  
知依此劃給賑穀餘數之不足誠如道臣之言並  
與軍作皮牟二萬石依請劃給如有用餘使之還  
錄永頊既有定式故湖西海西雖皆不許至於西

邑五面宜有別般軫恤之道依所請施行推奴徵  
債之限明秋防塞京外徒流之勿配賑邑事亦依  
所請施行自前設賑處有下送空名帖之例令亦  
限三千張下送以為補賑之地何如 荅曰允  
二十八日備邊司啓曰昨日訓練大將 善復禁  
衛大將李敬懋以停番軍替代事問議於臣而訓將  
則以為自前御營軍停番時例以訓局軍兵替代  
而今則事勢與前有異宮牆把守處通三營合為  
五十三處莫重宿衛之地只以一營軍兵內外把  
守事極踈虞且停番之規元非永除其番不過差

訓局禁替停  
番軍替代事



退其朔以他道當次軍相搜進番實合便宜云禁  
將則以為退番雖有前例進番有閑後獎而將臣  
意見終未歸一故以後日次對八侍稟處之意草  
記矣伏承 批荅更為往復於兩將臣今方齊會  
相議則訓將遍考御營廳久遠謄錄得一可據之  
例蓋二去戊子年吏曹判書李寅燁以湖南癘疫  
延稟搜番而自本廳以癘疫不及處所在軍兵推  
移上番之意草記象 允不計次茅以京畿閑東  
海西三道軍兵搜番替代矣昨日則既不得前例  
禁將有閑後獎之說儘有意見故臣亦不能臆決

今既考出前例之後禁將之議爛熳同歸臣之區  
區愚見別無可否於其間禁御兩營嶺南軍兵停  
番代以他道當次軍兵搜番徵召恐似得宜而事  
係軍兵去就恭俟處分之意敢啓 荅曰知道早  
知禁將梗生之論如許豈有更為草記之命也奚  
特御營一次前例為然今欲溯考指不勝樓有閑  
後獎之說太欠鍊達即此一事益知宿將之勝於  
新帥也依訓將議施行明秋以後上番軍計次輪  
徵之際或有相左疊來之弊此則各營著念舉行  
事預為申飭可也



十一月初一日時原任大臣為承 候請對八侍  
是日八侍 上笑曰領相以予日前責教不能無  
憾乎予於其時體甚不寧心亦不平未免隨處移  
怒捕將事雖自今思之未知何以則為當也臣對  
曰 聖教何為至此也伊時事臣劄中亦有云云  
而雖緣臣未及聞知之致若使臣善為周旋豈至  
於上貽 宸憂耶今承此 教尤不勝悚惶矣  
初二日承 命八侍  
傳曰審覈使八來領議政八侍事遣史官傳諭假  
注書李萬榮來宣承 命八侍 上命審覈使進

審覈使來

後上下酬酢

宋煥程事

前 下詢獄情始末臣奏曰審覈使今番之行能  
不負朝廷委遣之意文學之本來優餘固已稔知  
而盤問次茅極有条理狀聞辭語亦皆敷暢至於  
到營之初拿八營將嚴禁雜人微情無漏洩之弊  
云矣 上曰向來卿劄中宋煥程事予心終未曉  
然矣臣對曰臣意則以為子孫之為其父祖伸暴  
自是人情之所不能已若使煥程謂父為逆而不  
思救拔之道其可曰有倫理乎 上曰然則假使  
有能範量鏤之子孫亦可鳴寃乎臣對曰正法罪  
人渠既自服結案其族屬亦皆連坐則初無鳴寃



之可論而未正法之罪人雖使關係逆微如李萬  
軾趙東夏之子前後鳴冤者相望而朝廷只以猥  
濫勿施而已何嘗重究其補寬之罪乎今德相姑  
未置法則燬程叔侄不當深罪矣內局提調鄭民  
始曰臣與領相意見未嘗參差而至於此事不能  
無異同矣所謂訟冤者以其有冤可訟也今德相  
無冤而燬程欲為訟冤則是以請討德相之論歸  
之誣人之科此非反案之計乎臣曰請討德相者  
即臣而此則有不然者假使燬程謂德相之四字  
凶言旨意雖如此義理初無不可云爾則固是反

案之計而今以為四字旨意本不如此云爾則此  
不過自脫之計豈可便謂之反案乎

初五日朝講次對八侍

朝講八侍領事徐命善同知事徐有隣特進官鄭  
昌聖徐有寧大司憲李在協承旨黃昇源玉堂李  
謙彬姜彞正正言鄭在信假注書趙衍德兼春秋  
張顯慶金鳳顯以次進伏講孟子自不得已而之  
景丑氏止以慢其二哉儒臣進文義訖徐命善曰  
敬有在貌之敬有在心之敬景子之所謂敬以擊  
毘曲拳之在貌者言也孟子之所謂敬以陳善閉

朝講  
孟子



義興還穀排  
捧粟処

邪之在心者言也人君之所好常在於擊毘曲拳  
之敬而其於進善閉邪也往々不能虛受故言路  
之道塞治道之污隆章皆自此分開而聖帝明王  
亦未嘗不屢致意於此今當遇災修省之日羣臣  
上下尤當以實心實德交儆而加勉伏願 殿下  
凡於聽納之際懋盡恢張之道雖其言之不中者  
認之以實心敬君而曲賜涵容則其所裨益於應  
天之實政豈淺歟也哉講畢徐命善曰此慶尚監  
司趙時俊狀啓也枚舉義興縣監金萬根牒呈以  
為本縣還穀中小米七千三百七十一石零自壬

午初不準折代捧搜作皮粟至今二十年連為單  
代捧仍成謬例尚未還作本色誠極可駭該縣單  
代始捧以後縣監罪狀令該府稟處累千石米穀  
值此災歲難以盡捧依年前寧越府限年分捧例  
每年一千石還作本色事令廟堂稟旨分付為請  
矣各邑此弊比々有之一番釐正在所不已而本  
縣今既現發懲勵之政宜先申嚴前後犯科守令  
令該府拿問照律定罪累千石穀物之一時還本  
當此災歲果有難捧之慮且於寧越亦有已例依  
道臣所請每年一千石定數分排還作本色以為



嶺南漕運差  
負變通

次茅收殺之地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頃  
日戶曹判書鄭民始所啓以嶺南三漕倉領運差  
負之不能遴擇請於守令中差遣事令道臣商量  
啓聞矣即見慶尚監司趙時俊狀辭則以為差負  
之竣事回還至於六七朔之久若使守令往赴則  
案有邑事瘵曠之慮三鎮邊將就久動中各別擇  
差無欠載運之後略做湖南例還遷軍門則庶可  
為激勸收效之道請令廟堂稟處矣當初擇差負  
之論蓋出重漕政之意而道臣既以守令之曠官  
為慮則亦不可強令行之勢將仍舊貫以三鎮邊

加平租還換太  
捧上事

將領運而戶判則以為與他道履歷僉使搜窠差  
送則事甚便宜云此言亦好某窠當搜與否令兵  
曹商量稟處後依法聖羣山例仍作陞遷之窠何  
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即見京畿監司李亨  
達報備局辭緣則枚舉加平郡守所報以為本郡  
田多苗少每當捧糶之時資租以納大為民弊本  
郡所在還租之依朝令以太代捧者限七百石明  
年勿為還作仍令準折搜色為請矣岐農則專務  
旱田救荒則太反勝租準折搜色不害為副民願  
除糶弊之道依所報施行事分付何如 上曰依



因臺疏養松  
築堰均還三條  
知委

為之徐命善曰即見掌令具修溫上疏則以為惠  
廳所納位太守令先為帖給於私人以錢倍徵於  
民間弊端不一而足定式嚴禁隨現嚴繩為請矣  
數十年前果有此弊一自故相臣尹東度巡達嚴  
禁之後毋論京司外營若不登聞請得則初不敢  
生意至于今遵行臺臣豈或未詳事案有此所論  
耶別無可以申飭者置之何如上曰依為之徐  
命善曰即見前獻納權權上疏則以為嶺外林莽  
稀澗沮洳曼衍驟雨急風高處夷圯卑地潰決之  
患專由於樹養不勤隄防疎忽申飭道臣禁伐課

植防川障決至於糶糴山郡海邑有難易之別故  
無均一之時積儲多處陳腐相仍穀多不實石多  
不完以此哺民難責實惠計其民邑之大小務令  
斛數之均平而移轉穀必以改色例減耗秋捧為  
請矣禁伐課植似指養松而言也防川障決似指  
等堰而言也計民邑之多少務斛數之均平似指  
稟多益寡而言也此三者自有朝家之法令而或  
出舉條或下行會前後申飭又非一再則諸道舉  
行必無一例拋置之理而臺臣既有所陳更以此  
意枚舉知委至若移轉穀除耗之論抑恐不然移



因壹疏均衡  
斛市知委

轉去來乃是尋常應行之事每每除耗將致穀薄  
之大縮若值歉歲將何以接濟窮民乎其所施惠  
乃反貽弊置之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即  
見掌令洪秉聖上疏則以為近日國中衡斛一家  
之內內外異用一屢之中朝夕殊制濶狹輕重惟  
意刁蹬嚴立法章勿撓行之為請矣曾曰繡衣所  
奏儒臣所陳京外衡斛毋或異同之意行會嚴飭  
固已久矣而非但奸民不遵朝令謬弊倖難痛革  
而已糶糴捧下之際亦不無掣肘難處之端至今因  
循未成一切之法而臺臣之言大體則是以以此意

搜驗取怨事  
高山察訪請罷

知委申飭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臣聞此  
來人之言高山察訪金樂熙搜驗去來行人或有  
例禁之物則輒皆屬公以此取怨頗多云果若犯  
禁杖報道臣照律則可也而徒事屬公豈不可怪  
乎今於筵席既出言端決不可更令還任以貽民  
弊高山察訪金樂熙罷職何如上曰依為之不  
可罷職而止拿問處之自初差擬之時已料其債  
事擬望銓官推考今日政各別擇差可也徐命善  
曰伏見禮曹草記批旨冬至陳賀有權停之  
命矣日前則上候方在靜攝中故臣等或恐寒



次對

殿殿座有妨 調部雖或循例 命下固欲仰請  
權停矣今則 聖候快復天和典禮所載之應行  
賀禮豈可無端不行乎今年水旱既非八路通災  
則以此停賀恐不免太過分數亟寢成命即令舉  
行未知何如 上曰正至陳賀載至典禮予於此  
等處固未嘗有靳持之意而但今年水旱案是非  
常之灾雖典禮所載不敢為一毫張大之舉者案  
合寅畏警省之義卿須勿復煩請也

初七日冬至問安 初十日 王大妃殿誕日問安  
十一日次對八侍

西北武弁  
調用事

次對八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日前以西武之文勝武弛  
誕數十行綸音凡係西武武弁收用之政如有可  
以別般通變者自其薦法至於官方令大臣將臣  
本兵之長爛商熟講劃一以聞事 命下矣惟我  
聖上洞察邊圉之弊深軫矯革之方西武武士中  
各拔一人特授闡任直拜郡邑此案挽近以來所  
未有之盛舉也 除命一下 鞅韋咸聳何況西道  
激礪興起之化必當風行而置郵矣自今以往仰  
體 德意甄拔獎用之政惟在西銓奉行之如何  
臣與兵判諸將臣相對消詳則皆以為薦法行之



湖南設賑事

已久粹難輕議且以副末薦擢至閩任非但西此  
為然今不必更為定制其他官方初不拘碍亦無  
可以別般通變者出身及叅下前啣則自兵曹取  
才批擇每都政各一人初仕調用叅上前啣則自  
兩銓觀其身手地處內而經歷僉正外而守令營  
將以至防禦閩任次茅陞遷無或間斷則投筆操  
方之類將見其于于而來移風革弊之策無過於  
此云為先申飭兩銓自今都政著宗舉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全羅監司朴祐源狀啓  
也以為賑賑一事不可不及今經紀尤甚十三邑

及之次中金溝等六邑面里偏歉處一體賑賑在  
所不已各營鎮各驛各牧場又當別為設賑本道  
所在私備賑餘帖價濟民穀中限二萬五千石特  
為劃給俾作賑資如有用餘則自當照數還錄令  
廟堂稟旨分付為請矣十九邑賑資二萬石穀物  
可知其磨鍊之間精依所請劃給使之叅量分排  
便宜接濟隨其用餘仍為還錄而至於各鎮驛牧  
場之別為設賑處地方官若不一視撫摩則疲殘  
官長何以經紀賑穀賑恤飢口乎為其本官者每  
以各有所管或不無區別想視之慮令道臣申飭



濟州分等啓

各該地方官另加照管俾無捐瘠之患何如 上  
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濟州牧使李養鼎分等狀  
啓也大靜置之稍實施義置之次本州置之尤  
甚仍以為尤甚百里奴婢身貢米減三升男丁大  
同米減一升除番米則一斗式限麥秋停退各牧  
場驅馬御史終已逐匹點烙故秋巡點烙不為舉  
行臣營操鍊當此灾年不可累糧久留待明年從  
附近哨操鍊恐合便宜蠲減停退等事固當稟旨恭  
俟處分而候風往來動費屢朔故今亦依例舉行  
為辭矣此是守臣先舉行後啓聞者並依此施行

畫負區處

之意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寫字官  
譯官皆有東班職遷轉之規而獨畫負無此階梯  
渠輩不無向隅之歎然見今各司中庶居多每當  
都政常患排擬之苟艱今不可別出一窠雲觀有  
應遷三窠而一則屬之天文學一則天文學禁漏  
輪回一則地理學命課學方外人輪回矣天文學  
既有一窠若其禁漏輪回之半窠則搜作本監祿  
窠勿為遷轉其代以畫負禁漏官輪回遷轉方外  
人填差雖是古例近來方外之人為此窠者未必  
是精通術業之人有名無窠莫甚於此自今革罷



慶尚左水使以  
本生親年改差

其代以天文學輪差俾補半窠之失似好依此定  
式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內局提調鄭民  
始方有實蟻姑難仕進云本院只有副提調晉直  
無人此甚可悶內局提調鄭民始今姑許適何如  
上曰許適可也徐命善曰慶尚左水使韓光濟既  
被特拔之異恩以渠感激之忱必當踴躍赴任之  
不暇而茅聞其生母年近九耄云此雖與法典所  
載有異若其情私之難於遠離則固無間於生養  
在朝家孝理之政宜有躰念之道慶尚左水使韓光  
濟今姑改差何如 上曰依為之

劄引咎

十三日病未赴召上劄引咎

十二日 傳曰每當歲末詢瘼問弊亦以為常貢  
市堂上及有司堂上來詣本司召致貢市人宣布  
軫念之意仍問所欲與所病者以聞聞廷臣言近來  
錢荒滋甚難以質販云既聞之後不可不問其弊  
源以此意一體宣問且聞市屢蕭條生利索然未  
知何以而然似此委折亦皆一一詢問後草記  
傳曰係是民事不可草草一問仍以塞責明日雖  
值坐齋之日大臣有司堂上使之來朝八侍稟處  
司錄白師坤來宣 是日以病未赴召上劄引咎



曰伏以臣近患天行感疾而猶不至委頓故數日  
公故自力勉赴矣再昨賓對退歸之後諸症一倍  
越添寒熱交作肢節如碎頑疾凝結呼吸不順廢  
寢廢食殆不省四倒連試和解之劑姑無向減之  
勢而此際八侍有 命每以賤疾煩瀆崇聽心有  
所不安伏况為民詢諮之 聖念至有雖值坐齋  
之 特教則偃然稱病尤萬萬惶悚曉起寒枕將  
欲束帶而忽又昏仆無望轉動臣之衰敗日甚氣  
不敵病如此臣實自憐不得不略搆短劄仰請違  
傲之罪伏乞 聖明亟降威罰以警具僚仍令臣

便意調息俾尋生路不勝幸甚 荅曰省劄具悉  
卿懇近日天氣冷暖不適此時調將易致失宜卿  
須安心勿辭加意善攝稟處事待後日造朝覆奏  
而其中兩市屢之失業不可以一時過去弊瘼有  
所歇者緞帽如前復業然後貿遷不至艱乏此則  
卿與諸堂深加高度惟其蘓契抹瘼之方登遙時  
劃一決處他餘条件亦皆熟量便否毋使詢問之  
舉竟至無宗之歎宜矣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  
傳諭于領議政有司堂上貢市堂上姑為退去待  
大臣造朝時同為來待摠帥亦令姑為退去假注



書趙衍德來宣

十五日遣史官別諭

是日假注書李敏來口傳 下教曰所患已臻差復否如可自力今日八來固好而不然則明日不待下教直為八來事來宣故以臣之病狀比初頭雖似少勝猶未快解更加調治明朝進詣之意使之回奏

十六日承 命八侍

是日八侍領議政徐命善曰貢市人弊瘼草記有大臣有司堂上八侍稟處之 命矣臣取覽其所

貢市人弊瘼  
稟處

納情願則蓋所謂論弊說瘼皆不過生理之凋殘又所謂矯弊救瘼亦不過貢價之增益其他所望決難從之請行不得之事反復消詳宗無別般寢遁之策而茅伏念我 聖上重都下根本之地軫貢市蕭條之業特命脩堂召問弊源以及錢荒之故俾開貨遷之路在朝家為不常有之盛舉在渠輩為難再逢之奇會雖當經費不敷之時設有公財難結之慮若無損上之政安有益下之澤臣仰體如傷之 德意仰承無宗之烟戒茲敢逐条陳列以竣處分為其一弓角契事也倭貢之差退便成



謬習貢價之準受者無其期無價進排渠輩之補  
究已久一味拋置朝家之宗政不然而欲以本銀  
之定價磨鍊則非渠所願欲以生銅之市直計給  
則有違常例官民相持專由於此此外有一家患  
之端自賑廳許貸萬兩錢待生銅出來具邊一千  
緡還納歲以為常而今若除其生殖依前許貸則  
十年所得洽滿萬兩而以銅受價固自如也朝家  
之惠政無過於此渠輩之利益有不可言分付賑  
廳使之依此施行何如 上曰明知其弊瘼之至  
於弩末則雖以某般公貨拔例許貸其在寧失之

義猶無不可况茲賑廳所貸錢萬兩年復年來歲  
取什一之利統而計之過本數為倍且倍為假使  
貢人輩雖皆稍察既應無價之貢又責無限之費  
甚非所謂益下之政也且念無邊貸給自多已例  
賑廳錢除邊許貸事依卿所奏特為許施以紓貢  
人輩倒懸之急可也至於倭銅之已亥以後三年  
奈訖此愆期不出來致令貢人呼冤者此則處之  
不難即令該曹別關嚴飭菜府仍令訓別責諭館  
守倭等處俾即星火準納如是而又復延拖此菜  
伯不飭之失也訓別不謹之罪也不可不別樣處



分又若訓別年前以茲事飭教截嚴已有准擬之  
律當依初舉條批荅勘繩為先枚舉此意一躰分  
付大抵銅之出來不遵定限必因官不主管直劃  
貢人而然也向來巡中既以本曹主管為可之意  
有所云云今若革罷外劃之法自本曹搭當主張  
從便捧給或於督徵之際為一分便好之策乎貢  
市堂上一人出往問其便否於貢人後指一票處  
可也兵曹判書李性源曰弓角契事招致貢人問  
以汝輩失利專由於倭銅之過限不來若自地曹  
向管主張則於汝貢人果有大益乎貢人以為曾前

月課統契事

鑰鑰亦自倭中出來而每每愆期故壬申年間還  
納地曹受出貢價自其後鑰鑰代銀無愆期之患  
今若地曹向管生銅則保無愆期之患而自賑廳  
許貸萬兩錢則實為大惠矣徐命善曰如此則貢  
人輩不但一時之蒙惠而已自今為始戶曹向管  
督捧出給之意分付何如 上曰在公在私可謂  
兩便此後自戶曹主張向管如又愆期小則關飭  
大則論責可也徐命善曰其一月課統契事也本  
為三南而初設有此兩西之贅役為契人藉口之  
資固已久矣且聞閩西列邑所收之價幾乎一柄



牛黃契事

數十兩而巡營除置許多數只送廉價殆同勒買夫以關西之雄藩豈無推移之道而行此苟簡之政使貧殘貢人補完不已乎分付關西道臣俾即量宜增加何如 上曰該寺提調之言有難從施但依卿所奏只許貢人處增價為宜以此意行會該道可也徐命善曰其一內局牛黃契事也渠輩之言曰元貢別質名色各異度支惠局受價懸殊移用於不相干之遺在剋減其復舊例之加定揆以事理寔為抑菀云而牛黃進排均是貢物臘劑所用獨非 御貢元貢之遺在綽有餘裕則別質

文庫事

之加定在所當罷本院之存減得宜渠輩之補完何論置之何如 上曰用處多寡未能詳知更令該曹往復本院從長稟處可也徐命善曰其一立屢事也近來此屢凋弊專由於銀路之艱乏而聖念特軫於蘓郵官貸俾及於燕質自今決髓之流澤矣但燃眉之救急第既許貸之後宜有定限之制假以十年俾盡其流遷殖利之方然後各以本數還于本處事令備局捧俵音施行何如 上曰寬限然後可期蘓瘼所奏正合予意依為之可也徐命善曰其一毛匠亂屢事也近以此互相呈訴

毛匠亂屢事



爭詰紛紜屢人之專利固宜曲副而軍卒之失業亦所當念此則必有詔理之曲直有非廟堂之所可臆決者分付該署考覓彼此之訂據俾成劃一之斷案無使屢人軍卒各有補究之弊何如 上曰本屢此弊到今幾日而存革之間誠不知何以決給之為便當屢民與私賣者自有主客之別今使屢民偵察私賣之類一一搜捉抵以亂屢之律可謂大經大法而予之所以難處者別有在焉所謂私賣之類無非軍卒彼軍卒輩之越法私賣雖甚痛駭此與設屢買賣差有間若令一切以亂屢

執捉則驅逐縛執之際蕩家破產而後已大抵自予視之軍與民均是吾赤子寧忍或扶而或抑一輕而一重也然而所謂立屢以列屢之頭首為市業之根本上應公家常供之需下備軍黎日用之資而今反利有所分弊誠難支致有上撤之舉朝家既聞之後豈可愬然不思矯救之方乎問于卿等卿等之意各自不同或曰涼揮項不可不禁賣只許皮付及升皂兩色為可或置之可禁不可禁之間試令該司禁之為可或曰此非設屢買賣則斷以亂屢不但為不可許多軍卒蕩析之患當所



軫念或曰雖禁私賣於都下決難遍察於鄉外互相抵牾移時不決予則以為既有本屢則私賣不可不禁而禁亦要其可行為穩藉令私賣人並屬亂屢之科殆同誅不勝誅徒致騷而益騷况又斥賣鄉外之弊有難窮搜遍禁若以軍卒及毛匠輩私賣涼揮項之類作為立屢之附庸定以稅額凡有賣買必皆納稅本屢以為不易之制則此足為軍民兩便之端定稅之後或有違式拒納之事或有潛商匿賣之患屢民隨所聞直以亂屢執捉物貨則屬公犯人則科罪在市民無甚失利在軍卒

帽子屢事

亦可莫業然此予一時臆料之說也民情之稱便與否有未可必此奈姑勿指一覆奏令有司貢市堂上將此舉奈批荅問于市民更為徃復卿所草記論理稟處可也徐命善曰其一帽子屢事也渠輩之所願有三一則官帽之復設也一則稅帽之永罷也一則加帽而免稅使渠輩實來也官帽雖欲復設本價何以辨出稅帽雖欲永罷公用何以繼給惟是加帽免稅可以行之無碍自明春柵布為始每年帽子二百隻許令屢人實來而免其收稅事分付灣府何如上曰依為之許實二百隻



皮物事

帽子仍蠲八千兩稅錢渠輩若能準數質來則可免近日失業之歎見今使行出壘不遠自備局加質許施之意分付可也徐命善曰其一皮物事也春間平市以此報備局故自備局捧甘戶曹使之役長寢通矣似聞戶曹亦無好策始欲移給未又仍置云未知將如何措處則果能恰當此則令該曹商量善處而各屬人收歛防納之規則決不可仍置自今嚴禁此弊毋或更為補究何如上曰依為之如是定式之後雖以一張半張復有侵及屬民之弊當該內乘繩以重律斷不饒貸以此各

錢荒事

別嚴飭該寺大抵法鞍所糶皆取華鮮而已元無朴厚之意縱曰古例即然豈無從便濶狹該寺提調與八侍將臣相議凡係易弊之物易以相當各種而此後則雖值陵行切勿番番改造之意分付可也徐命善曰其一錢荒事也貢人亦無定見弊源果在何處而曾於米直騰踊之時尚有貢價預下之規若出官錢流行民間則目下次焦之方亦豈無一分所益乎來頭一二等貢價以純錢磨鍊趁今上下事分付惠聽何如上曰米貴則米不預下錢貴則錢不預受此豈非隨時便宜交濟濶



摠戎廳糶  
糶稟處

狹之政乎今聞卿言惠堂則持難云而此等之時  
不必膠守常年之例而特教許施亦與自下擅許  
大有異焉依卿所奏即令舉行之意申明分付惠  
廳可也徐命善曰摠戎廳糶糶之弊有從長稟處  
之命矣本廳糶糶之設一則軍餉之改色一則  
耗帑之取用當初法意非不嚴緊而其數漸數其  
弊漸滋至於今年有此騷擾之端臣伏見秋曹判  
付哀矜惻怛之意溢於辭旨之外自陷罪科之民  
亦必感泣而痛悔矣然既授之軍餉不可不準捧  
難捧之窮民不得不替徵此則摠帥既承 下教

必當酌量其親屬之緊歇分排其徵捧之多寡便  
宜收殺務盡鎮安之方而明春以後矯弊之策則  
惟有減分一條而已折半分留之法皆以宗數計  
開而本廳則虛錄雜頃並入於留庫中專以分給  
之多為主此非通行之規也自今為始除置虛錄  
雜頃從宗數計開分留則分給之數自當減縮而  
各邑移轉古則或有滿千石之邑次茅減數今則  
多不過四五百石若於十二邑限千石量宜加分  
則不必以此為弊於民而保主人私分之數亦可  
以漸縮矣然後更以餘數精抄保主人有根著富



慶尚左水使

改差

催促

申鴻周疏滌

實者使之均排舉行則春糶冬糶之時似無虛宗  
相家民間騷之弊此外更無他道矣 上曰以  
此以彼未知其何以則為穩後日次對更為稟處  
可也徐命善曰慶尚左水使白師閭有老親法不  
當赴任云交龜上來後始為呈遞則嶺外夫馬之  
等待留滯誠甚可問慶尚左水使白師閭今姑改  
差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捧糶方張交龜  
且急新除授鐵原府使邊慶遇使之當日辭朝何  
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前宣傳官申鴻周頃  
以不請標信至被奪告身之典矣其時同罪之承

次對

作隊舡便否

事

二十日次對八侍

宣今既甄叙則鴻周之獨在罪籍恐不可無疏滌  
之道故敢達矣 上曰律名蕩滌可也

次對八侍領議政徐命善曰前日八江宣諭御史  
徐龍輔別單作隊舡便否令道臣論理狀聞事覆  
奏分付矣即見全羅監司朴祐源狀啓則以為作  
隊舡利害便否面議守宰採取民情則皆言莫重  
稅穀每緣覓舡之苟艱以致上納之愆期不可不  
及今慶通以為矯救之方若使京舡革去前日之謬  
例一遵本道之恒規雜費磨鍊不復加減宮營所



納勿委監色完固舡隻勤宗沙格前期下來及時  
上納則其雖復設民亦稱便云而今自湖西已為  
狀請作隊則兩道賦稅一隊輸運其勢未由本道  
則海路絕遠湖西則程道不遠舡隻先為下送於  
本道次及於近道則遠近先後自當有序令廟堂  
稟旨分付部目待回下更為往復京廳講定舉行  
為請矣作隊之議今既歸一轉運之便庶可無憂  
道臣雖以湖西之並舉為此分力之過慮而聞該  
廳欲作井間法視其厚薄均平輪回量其遠近酌  
定期限云如是作式毋令違越則兩道八十舡豈

有互相掣肘之理乎凡諸舉行節目該堂往復道  
臣務盡詳備務盡便當俾無京外生弊之患事分  
付惠廳何如 上曰如此則以公以私無甚所益  
狀啓置之道伯為先從重推考可也戶曹判書鄭  
民始曰司僕馬鞍所入既罷貢人進排之規則勢  
將以價本劃送本寺自本寺措備之外無他道矣  
徐命善曰馬鞍之自司僕措備不但後弊之難言  
揆以尊體貌之道莫重法鞍決不當自該寺造成  
矣 上曰既罷貢人之進排則其勢不得不委之  
本寺容入物種戶曹私買於何處乎徐命善曰戶



謚望影擬事

曹之所能得來者司僕亦將何處得來乎臣於此事決不敢奉承帝臣提調之任使他提調舉行伏望 上曰卿至以去就為言予心不安而此事無他區處之道則勢不得不歸之本寺矣臨退上曰馬鞍事卿意終始固執乎徐命善曰 聖意必欲委之本寺則雖有多少弊端臣何敢膠守迷見乎但法鞍事體何等重大而自本寺措備之際東西推移必不無苟且之端此臣所以持難也○是日 傳曰易名之典事躋至嚴且重文任揆次其事宗伯照訖其狀始令玉署定謚更許太常駁議署

經於兩曹勘當於政府然後又自吏曹備擬受點設施之本意願不愼密乎謚法之蕩然縱曰非今斯今謚望之夥然可謂前無後無取考本館謄錄則已例無踰十數望算惟今二十一望之勿論人之遠近事之顯微一時並擬不但大閑後弊抑亦有不屑名器叅坐館官一並罷職就中二本謚狀有大段欠缺處又有誤書莫重處照訖之制署經之式自今廢亦無妨主事之臣烏可免溺職之責禮曹判書奉常正亦並罷職

二十一日上劄引咎

引咎劄



劄曰伏以臣伏見 傳教下者以謚狀之誤書欠  
敬有禮曹判書奉常正罷職之 命臣於是竊不  
勝驚悚隕越之至夫謚號署經法意甚嚴必須遍  
歷諸司者詳狀本審知一字之無誤然後始許入  
啓者蓋出朝家重節惠之意而臣於賓對進詣之  
路忙急開坐草率了當許多謚狀未及盡閱致有  
此大段不察之失其所以孤負署經之意又孰甚  
焉當初照訖雖有所司畢竟磨勘實屬政府同罪  
異罰豈臣心之所安茲切獨進之愧敢暴自訟之  
忱伏乞 聖明亟降威命重勘臣昏謬之辜焉臣

於謚望又有所不能照管者贈判書李孟專謚號  
末望即 仁顯王后徽號而因卽僚所報始乃覺  
悟贈判書金雲澤謚號副望與 國系十一世諱  
同字故曾於故相臣宋寅明之謚始 命而茲改  
此則臣當聞知而祇緣臣精神索漠未及釐正於赴  
衙之時臣之隨處做錯方俟 嚴譴之過下而兩  
臣謚號并令本館更為議定有所不容已也 荅  
曰省劄具悉卿懇兩臣謚望之一以諱字擬入一  
以徽號字擬入以至受點之境當初館官之矇不  
照察奚止踈漏而已事未前有合施重譴叅坐館



御乘及仗馬  
鞍所入令戶曹  
優定事下教

官一並削去仕版以尊事面原望筒令政院取未  
斯速洗草至若卿之辭遜大是意外雖非造公之  
時急豈必督行庶司之職安心勿辭焉仍 傳曰  
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領議政假注書李敏采來  
宣 是日 傳曰御乘及仗馬鞍所入物種責納  
之際列屢浮費可以千百計向日詢瘼知有是弊  
此後屢民橫歛濫徵之事並行蠲除以紓倒懸之  
苦緬此矯揉之方無出於自戶曹就應入之物較  
數歲之費優定物力直下本寺使之措備一倣尚  
方之擔當御衣紬綿絲帛武庫之造獻御用甲冑

筒箇之例矣然則在市民為大益在本寺無少損  
予則以為一舉兩得云爾朝筵本寺提調謂以無  
例請令戶曹自買物種移送本寺而勿使市民買  
納云云竊恐此舉有傷國躰且關後弊大抵凡係  
國用勿論大小除非設貢作契之物則雖如一棗  
一菰之微輒令市廛覓買仍自戶曹給價此不易  
之典也今若自戶曹自買則反有無例之嫌焉提  
調之意恨未到此也戶曹官吏外元無主管販買  
人之名色雖欲自買何向而買取乎該寺誠不欲  
遵用上所謂二司之例必使戶曹買納曹中別置



推易司市易務然後可以應此役予之所惜者國  
躰也後弊也寧或失信於市民及汗初令決難準  
施此所請翔出新規且念均是粧鞍之具而象毛  
則但從該寺備用又豈非旁照之一端乎該寺提  
調倘念此箇事理必不待予言而有所慨然矣今  
則別無更問之端依筵教御乘及仗馬鞍所入之  
費自戶曹上下本寺仍自本寺造納事定式如是  
定式而胥吏輩逞憾市民若於造納之際復有侵  
漁之事是祛一弊而生一弊何異於各軍門別買  
之外更買緞疋於市廛廉價勒買之弊乎惟其區

劃措置之方該寺提調叅量事宜劃一磨鍊仍即  
具由草記○司僕寺啓曰 傳教內御乘及仗馬  
鞍所入之費自戶曹上下本寺仍自本寺造納事  
定式區劃措置之方該寺提調叅量事宜劃一磨  
鍊仍即具由草記事 命下矣自今為始戶曹買  
易進排籌摘實入之規一併革罷法鞍駕轎馬鞍  
仗馬鞍寶馬鞍銀印馬鞍御服馬鞍合六十七帝  
或修補或新造所入物力量宜磨鍊一年都下於  
本寺則諸般物種自本寺直給厚價私相買賣於  
各該廛契以為隨入取用之地而如有勒買外上



侵漁貽弊之端則這這摘葢卽廳草記重勘下吏  
及匠手移法曹刑配之意成節目揭諸壁上物種  
則內寺既無庫舍留置外寺使工房卽廳主管其  
出入監造則事跡所在不可付諸外寺令內乘舉  
行似甚便當物力多少今方徃復戶曹酌定磨鍊  
後更爲草記之意敢啓 傳曰知道鞍子數至六  
十七部之多及今變通之時其中不緊名色新出  
名色厘正在所不已數爰及不緊新出名色區別  
一一別單書入而雖以造備之式言之觀其用處  
之緊慢定爲修改之遲速未爲不可而草記中初

無論列此亦更爲詳悉條陳俾無法久生弊之歎  
所入物種毋論某某種取用市廛則從中作奸又  
復如前此亦深加量度自本寺可以措備者勿侵  
市廛可也○二十二日司僕寺啓曰依 下教法  
鞍以下六十七部名色別單書入而皆是莫重所  
用初無不緊名色自前所有亦無新出名色故不  
敢區別懸錄至於造備之式則出用之時雖或有  
頻數稀濶之殊皮物偷傷不在於出用之頻濶修  
改遲速有難以年條而断定故亦不敢指一論列  
所入物種之自本寺可以措備者只是馬皮一種



胥命

而此亦出給於各該屢契或造唐皮或造黍皮入  
用於寺中所用即是寺中規例此外皮物及各項  
物種則給價買用之外更無從他處措備之道既  
已私買之後似無侵漁之慮而謹當各別嚴禁毋  
至貽獎之意敢啓 傳曰司僕寺工房郎廳及內  
乘並先汰後拿其代令該曹口傳差出 傳曰司  
僕寺官員一併汰去今日政差出

曰 嚴教胥 命金吾

是日 下教于政院曰大臣必當胥命禁府都事  
吏房錄事果入來乎政院啓曰即者議政府錄事

來言領議政徐命善 嚴教之下萬萬震慄走伏  
金吾門外恭俟鈇鉞之誅云仍納命呂何以為之  
敢稟又啓曰即者禁府都事來言領議政徐命善  
今方待命於金吾門外云係是大臣去就敢啓 傳  
曰予本樣不嫻俗專昧時措早知本事究竟之如  
許縱令有廢市撤屢之舉豈或生意容喙於矯革  
二字徑情一言妄不自揆救瘼而增其瘼恤民而  
病吾民其為沒實失信孰有大於是也予誠瞠然  
左右顧而祇覺駢顙汗背在卿何有在卿何有安  
心勿待命事遣史官傳諭仍傳命召假注書李敏



輕囚放釋

采來宣○政院啓曰即者議政府錄事來言領議政徐命善以為昏謬荒錯自陷大戾即又伏奉傳教震剝罔措求死不得仍為昏命於金吾門外惟竢誅殛之典云又使錄事來納命旨何以為之敢稟又啓曰即者禁府都事來言領議政徐命善今方仍留待命於金吾門外云係是大臣去就敢啓傳曰知道傳曰日寒如此囹圄滯囚不可不念該房承旨取來囚徒輕囚放釋後以聞其中司僕主簿及下吏捧供後係放內乘仍囚事分付○領議政徐命善更為待命啓辭傳曰何有於卿何

有於卿卿之辭過矣然卿必欲聞予蘊中之說乎信爾君臣之間貴相無隱况在予若卿之際烏可無一言目今具僚之弊風痼習殆成難醫者一則彌縫二則周章掃是革是之責望在承弼之地奈之何近日事有反是之歎也予所竊為卿慨咄政在此耳卿既勉回初志請自該寺擔著凡係救瘼而便民寧容有名而無實且念卿大官也自大官視之曰該寺曰列屢均是卿度內之事也豈有彼我厚薄之殊耶然而必委屢人而徵出固拒寺屬之主管予竊恐外人之不識卿本心者或以此有



偏係之病云甫抑亦又有莫曉者昨下定式之教  
果有窒碍之端爭之難之卒歸爛熳察合吁咈之  
義而一啓二啓無甚別白事雖將順弊乃曰仍此  
則又關國體也朝廷云云諒非獲已茲布至意更  
冀安心申複之諭丁寧而聽勿待命仍受命召事  
遣史官傳諭仍 傳曰見今風寒挽近所無調將  
之餘恐有觸冒之慮夜深前還第之意一體傳諭  
假注書李敏采來宣遂即承 命退歸  
二十四日遣史官別諭  
備忘記日次在明意欲面討即聞本司言以病將

入頃稟云雖未知慎節之如何或以日昨事為難  
安之端而有是引入之舉耶予之云云實出敷心  
以卿體國之誠決知其不以是為嫌然於延佇之  
餘未聞造朝之報且疑且悵無以為喻茲遣史官  
宣予此意卿其即為出令待曉赴公事史官傳諭  
于領議政假注書李敏采來宣○假注書李敏采  
書啓臣敬奉 聖旨馳往傳諭于領議政徐命善  
處則以為明日次對之將擬頃稟宗緣狗馬之病  
適苦而然也臣子之道安敢以 君父誨飭為一  
毫難安之端乎今茲史官臨宣 恩教鄭重奉讀

附奏



次對

未半感淚無從謹當自力賤疾待曉趨赴云矣敢  
啓 荅曰知道

二十五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 殿下誤以臣謂足  
信任委臣以不敢當之責而臣則不惟不能稱塞  
反有以毀瓦畫墁隨事債敗徒貽 宸憂臣竊無  
拜 殿下之顏矣 上曰過矣予之慨然於卿者  
為其始既承順終又漫漶殊乖宗心相與之義使  
卿終始爭難何不可之有乎雖然以卿之故予亦  
如此若係他人之事此等微細之處予何必聲氣

乎徐命善曰臣名為大官移罪即吏冒沒進身於  
處分未究竟之前固知物議之唾點不勝其紛紜  
而今日入來非敢以職事自居只欲暴其秉情之  
抑塞者耳臣之向來筵奏之僭越殆甚於日昨草  
記之踈率臣於其時爭激於戶判之言互相覆難  
之際自不覺筵體之亦欠敬謹不但臣之延慄於  
筵退之後伊日倫堂亦莫不以臣為怪矣臣無他  
才能惟以謹畏忠宗為藉手事君之四字符而今  
反歸於慢忽周遮之科此固臣死期將迫天奪其  
魄之致以臣平日期勉之心於此安得不齋難瞑



之恨乎 上曰予於日昨筵席果有云云而此不  
過一時慨咄之言子豈真以慢忽周遮疑卿之心  
乎至於卽吏諸囚亦非昏卿而罪之也予則以卿  
心本欲舉行而卽吏慙患於卿故有此處分矣徐  
命善曰臣於賓筵臨退時固嘗以依 下教舉行  
仰奏而日昨草記適值夜深精神未及周旋竟速  
罔赦之罪至於卽吏臣未嘗招問可否則雖欲慙  
患何可得乎今番事皆出臣自作之孽而卽吏在  
囚臣獨晏然臣實惶愧欲死矣 上曰卿言至此  
予豈不思安心之道乎 命書卽廳分揀傳教又

命秋判分揀下吏之在囚者徐命善曰卽吏不必  
分揀只解臣職則臣可以粗伸私義矣 上曰予  
若欲捨卿則豈為此處分乎卿湏勿復控辭昨日  
秋曹判付亦慮卿之或更引義使之姑勿頒布矣  
仍 命承旨持入讀奏徐命善曰見此判付臣尤  
無置身之所矣 上曰予固知卿必如此故使之  
姑留政院矣仍 命洗草徐命善曰臣於今日筵  
席畢暴秉情雖即日退填丘壑可無餘蘊矣 上  
曰予恐覬覦之徒適中其願所以敷勉於卿今則  
徃事勿說更不湏提起也徐命善曰卽見慶尚監



嶺南賑穀

區劃

司趙時俊報備旬辭緣則以為賑事方當經紀而穀簿之多少不均等還之排比不足次次移轉勢不可已濟民浦項兩倉穀物雖是南北交濟之備若當本道歉荒以是賑貸載在節目且以三分一分給之故留庫夥然自致陳腐以今番劃得私賑等穀相搜移作待秋充上則實為兩便之道兩倉穀留庫與新捧條量宜移劃於賑資為請矣賑貸既有節目改色亦甚兩便兩倉留庫及新捧條為先量宜推移待秋成以區劃賑穀相搜充上事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嶺南補賑次空

西南減分事

名帖三千張頃已下送矣湖南亦當一躰劃給而既與嶺南有間限折半下送何如 上曰依為之宣惠廳堂上鄭民始曰今年嶺湖兩道災結較多收租大縮在前如此之時俱有減分之例自明年亦依前例舉行之意分付何如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徐命善曰今年歉荒雖不至於減分而西南則既已設賑災結又甚夥然兩道減分之政恐不可不依例舉行矣 上曰依為之 是日 傳曰司僕即廳並分揀已出代人次次仍任以便大臣之心傳曰大臣既有筵奏在囚內乘汰去放送其中鄭



駿采再次傳教渠既親聽罪又不輕令該府從重  
勘律後草記

二十九日上劄請寢 永禧殿臘享 親行之 命

劄曰伏以今茲 南殿親享之 命案出我 聖

上篤至之孝思臣奉讀 傳教不勝欽仰 太廟

四享既未躬裸 南殿明禋為伸情禮臣雖愚迷

豈不知 聖意之所存而第近日之寒一直陟處

雪積風猛此時將事固不任萬萬憂悶而伏况

庙社行禮終日 勞動之餘若又徹宵觸冷則榮

衛之受損即是必至之勢此不但有乖於 大聖

請寢南殿臘享  
親行劄

次對

三十日次對入侍

人慎節之道亦豈所以仰體 陟降春頤之意哉  
臣每事煩瀆凜涉嚴畏歷日咨且今始冒陳羣情  
之焦迫庶可以 俯諒矣伏乞 聖慈 親享之  
命毋忽保蓄之方焉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 南殿親  
享之 命今年內必欲躬薦故耳到今誠難中止且與  
廟享有異事勢尤無掣肘之端卿須諒此焉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領議政假注書李敏  
采采宣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即見平安兵使申大



安營勾管宣  
川餉耗移劃取  
用事

謙報備局辭緣則枚舉宣川府使謀呈備陳本府  
民少穀多之弊仍以為本營勾管東林城餉一自  
罷防之後自歸還分耗上生耗各樣公下之外猶  
有餘數本府元還既多之中又添此餉耗邑民難  
支良由於此本營則還穀未捧殆過萬石元數漸  
縮出耗隨減許多支放流來割本之數已至於近  
千石之多自今為始宣川所在城餉耗四百五十  
石屬之本營補用於支放不足之數俾免漸次割  
本之弊為請矣該府則既以穀多為弊本營則又  
以割本為慮其在折長補短之道宜有推移變通

海西營將投印  
狀落未即舉行  
事柄即請罷

之政宣川餉耗四百五十石依所報移劃取用事  
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即見黃海監  
司李敬養兩度啓本則以為水使李潤慶營將投  
印申飭事形止狀啓未即赴時舉行其罪狀令廟  
堂稟處為請緬又以為查啓封發之後李潤慶縮  
伏俟勘道理當然而乃於文報多費聲氣揆以躡  
統萬萬可駭其罪狀亦令廟堂稟處為請矣當初  
遲緩過費分疏未梢報辭亦涉輕率道臣既以躡  
統請勘則數遠迎送之弊有不暇顧黃海水使李  
潤慶罷職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即見萬



因萬頃儒疏  
割沃川二面  
界付本縣事  
稟處

竹山校仕願納  
嚴禁

頃儒生李復性上疏則以為本縣濱海連經海溢  
又於昨年六百島民全付於古羣山田結減縮民  
戶損失將至於土盡民散之境依沃川河東陰竹  
例以金堤之延陽馬川二面劃付於本縣為請而  
批旨有令廟堂稟處之 命矣本縣之殘弊難支  
朝廷亦豈不念及而割地分民大係更張有難以  
邑子之疏籲遽然許施令道臣商量其蘓革救弊  
之策論理啓聞後更為稟處何如 上曰依為之  
徐命善曰即見竹山儒生朴聖素上疏則以為學  
宮齋任請得願納稱以富民白徵勒捧怨讟干天

一境嗷嗷初立通判一窠自其鄉中次次陞遷仍  
為上聞許以馳啓官府得失閭巷臧否亦使通判  
書啓為請而 批旨有令廟堂稟處之 命矣所  
陳願納之弊果如其言則貽羞士子貽害民間誠  
非細故厘革之方實在於另擇齋任一洗謬習而  
至若通判云云以儒生而冒半刺之號處校官而  
議一邑之政名宗不稱弊端無窮其所設置有難  
輕議置之為先分付道臣願納之弊亟令查擲該  
府如此則其他外邑亦安保其必無此弊一體嚴  
禁之意申飭知委於諸道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



勅駕時巡戒  
使領兩營軍  
留陣於鞋屨  
洞事

命善曰伏聞今番 勅駕時兩營留陣有置之之  
命只令檢戎使率外營入直留陣於通化門外云  
軫念軍卒之 聖意臣豈不欽仰而第伏念經宿  
勅駕事體自別宿衛之道決不可踈虞兩營留陣  
恐不可不依例舉行故敢此仰達矣 上曰然則  
禁御兩營出番鄉軍各二哨一體赴陣可也徐命  
善曰在前 未禧殿勅駕時御營廳留陣每在鞋  
屨洞前路云通化門外留陣不無稍遠之慮今番  
留陣亦於鞋屨洞前路移設似好矣 上曰依為  
之徐命善曰司僕多有舉行之事而內乘田文顯

衫恩

方帶宣傳官有難專意察任內乘田文顯改差其  
代令該曹即為口傳差出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  
命善曰全羅監司朴祐源生父年過七十侍從臣  
無可推恩於所後家則移施生父自是法意亦多  
已例全羅監司朴祐源推恩之典令該曹考例施  
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

十二月初一日遣史官別諭

傳曰見於賓筵卿之請病可知其尚稽快復似此  
嚴况當經宿將事強力觸冒恐致越添勅駕時  
勿叅陪班待再明日還宮後來待之意遣史官傳



諭于領議政假注書趙行德來宣 假注書趙行  
德書啓臣敬奉 聖旨馳往傳諭于領議政徐命  
善處則以為即者史官臨宣 聖旨特軫賊臣疾  
病難強之狀勿令進叅於明日陪班又有還宮後  
來待之 命此實出於憐恤微命必欲其生之  
聖念天高地厚此 恩何極至於再明 宣召又  
是年年記錄之 殊榮奉讀數回不禁感淚之交  
頤第當經宿 動駕之日偃然在家實非私心之  
所敢安而若是 恩教之下不體 聖眷之隆摯  
強將欠潔之疾趨造駿奔之列其在道理亦涉惶

悚臣謹當自力隨 駕少伸微分不叅陪祭仰承  
德意仍於 回臺後進詣闕中祇埃 召命云矣  
敢啓 荅曰知道

初三日承 命入侍

是日入侍臣進曰年年此日必賜召接固出不忘  
苦之 聖意而臣等之心則每切惶感矣 上曰  
予豈忍忘是日乎若非卿之是日一疏國家得有  
今日乎向來策勲之論可見公議之不泯而目循  
未果宗為欠典外間之人或以卿為有所恃而無  
恐此皆不知裏面之說也當時若有禍色予雖欲



曲為卿地將何以容力乎有時延思尚覺凜然不  
但予躬之難保國家亦不無覆亡之慮矣金相福  
之請覈言根宋瑩中之開陽門酬酢其心誠極叵測  
此豈至今假息之類乎臣對曰伊時 聖德享天  
國祚無疆之致臣何力之有焉第於金相福之請  
詰言根也自 上有政院日記特入之 命故臣  
亦自危之矣政院日記之不修納天也果已入來  
則朴相集豈肯書之乎 上曰伊時之人次第咸  
數今年則並與李鎮衡而不在矣已故之人予不  
欲提說而已亥冬渠以明義錄主人欲亂明義錄

義理此則其叔之所嗾也臣對曰樂純欲為除去  
臣身為此凶計而其侄文衡事適會湊合以至於  
必殺之計若非 聖明洞燭臣家已滅亡矣 上  
曰今日是嘉平欲與卿等共嘗臘肉矣仍宣饌賜酒  
臣奏曰各司殿最望前當為封進而連值齋戒無  
以排日在前或有違稟舉行之例今番則何以為  
之乎 上曰勿拘齋日為之可也

初六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向來前修撰姜彞正  
之疏有侵斥廟堂之語而凡應旨之疏苟不侵斥

次對



廟堂則有何時弊之刺論者乎 聖意方切於求  
助而臣於勤攻之來苟不受而為過則非所以仰  
體 聖意且臣若引義則銓曹有司之臣必將紛  
紜緇起亦非所以鎮安朝象故臣果袞如充耳若  
罔聞知昨伏見校理李頤祥之疏所論廟堂之不  
事事宗為臣藥石之言臣固當虛受之不暇而臣  
才不稱任瘡疣百出上負委昇之隆眷下招譏斥  
之人言揆以朝廷事體豈容一味羈縻不恤國事  
之曠廢乎目今耆德宿望不患無人伏乞早賜斥  
退改卜良弼以幸公私千萬顙祝 上曰過矣以

卿躰國之誠凡於規過之言豈可不虛受乎徐命  
善曰臣於人言豈敢為過引之計乎今此所奏實  
出憫念國事之意矣 上曰向來筵中亦嘗下教  
而今此侵斥之言適在末助之時故予亦優容然  
此後復有加於此者勢將處分矣徐命善曰何為  
而有此 教耶言議之地規正廟堂自是清朝之  
美事政宜嘉獎而培植之何可以處分為 教乎  
况臣之今日辭免非敢以人言為嫌祇欲其引退  
尸素之身毋曠寅亮之責今承 聖教尤不勝惶  
悚矣徐命善曰此慶尚監司趙時俊狀啓也盛陳



嶺南加分穀中  
六萬石耗劃付  
本營事

蕩敗無餘之狀仍以為道內民多穀少邑每年狀請加分輒不下十餘萬石自今年毋論某樣穀限六萬石取其加分耗許付臣營而餘皆依前會錄永作定式以為添補分排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營目下事勢雖以狀內辭意觀之穀縮於停還之餘財竭於蕩債之後凡百措置殆不成樣若無朝家之顧念將至於蕩殘而後已雄藩之一朝蕩殘豈非朝家之深憂乎道內加分之多自前已然就其中六萬石屬之本營取耗以用其餘依例會錄則穀簿不失元數耗条永作添補不煩別般

籌差

區劃實為好樣變通依狀請許施之意分付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兵曹判書李性源當此貶月自多舉行之事貢市堂上勢難專意察任今姑減下其代同中樞徐有隣差下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吏曹叅判金文淳地處才華兼有履歷兵曹叅判鄭昌聖綜明文識且是久勤俱合叅聞廟謨備局堂上差下使之察任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禮曹判書金魯鎮本兼多有相妨之時所帶檢管之任許適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聞軍兇提調之言向來所請得者猶有不

禮判所帶檢管  
許適



甲寅二部價  
令惠廳劃給

次對

卜相

足之慮云甲寅二部價米更為劃送事分付惠廳  
何如 上曰依為之

初九日次對入侍

初八日備忘記再明日齋戒相值次對欲行於明  
日則卿明當造朝已令政院待開門命招卜相明  
朝為之事遣史官傳諭于領議政次對進定於明  
日假注書李敏米來宣○是日次對入侍領議政  
徐命善曰今此卜相之 命出於顯企之餘不但  
鼎席無曠國事有賴臣亦仰成訂謨稍弛擔負時  
得長暇便意調病公私之幸孰大於此 上曰卿

之病中獨賢予甚悶之故欲使卿分勞有此命矣  
徐命善曰今日卜相固當先行於次對之前而臣  
有區區私義之一番稟定者不得不遲待入侍矣  
上曰何事徐命善曰臣兄入於枚卜之中而取見  
故事故相臣鄭太和兄弟引嫌拔望故相臣金壽  
興兄弟循例置卜故相臣尹趾善兄弟一拔而一  
置前輩所處未知孰得孰失而此係枚卜重事則  
不當自下擅自去就故敢此仰達矣 上曰相望  
體重豈可以親嫌拔去乎且以卿之處義言之以  
子弟而拔父兄事面尤涉如何似不當拔望矣徐



因臺疏守令  
文蔭武交通  
事自詮曹  
回啓置之

命善曰既承 聖教退出後當以前望書入矣  
上曰然矣徐命善曰即見掌令金東稷上疏則盛  
陳守令數違之弊仍以更勿別定侍從窠通融文  
蔭武輪回交遞為請而 批旨有下廟堂與銓曹  
相議劃一票處之 命矣守令或有交差之窠又  
有一定之窠文臣則勿拘通擬蔭武則不得輪差  
蓋其法意自有料量今若不置界限混同交差則  
多有拘掣之端必無變通之效隨其生弊續續更  
張徒煩銷刻之嫌反不如仍舊貫之為愈議于銓  
官銓官之意亦如臣意置之何如 上曰依為之

長淵設邊地  
事置之

徐命善曰侍從守令臺臣既請勿為數違而十五  
朔內移亦有定式此後自當申明舉行而今則銓  
曹似不敢遽爾啓請已過十五朔守令趨即區處  
次次疏通然後可無積滯相妨之患已滿限侍從  
守令並遞付京職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  
即見大司諫趙尚鎮所懷則以為海西防守長淵  
最為要害依古羣山例作為邊地履歷窠延捕一  
節疎虞莫甚使沿海各邑設延捕廳名不係延捕  
案則毋得差鄉任將校春秋試射如選武取才之  
例則似有實效 下詢廟堂處之為請矣頃年分



常參

操之後長洲陞為兼營將其後差遣率多曾經邊地之人今若一定為邊地窠則取人局窄反不如前日之廣擇且伊時亦有邊地之議而或言內地不可為邊地事遂寢既發旋寢之事今不可更議置之至若追捕廳云云諫長才適藩任本道事非不熟諳而猶不如更探物情深量裁擇令道臣往復水使及沿邑守令出意見啓聞後更為稟處何如 上曰依為之監司水使各以所見別具狀本論理陳聞可也

十五日常參次對入侍

喬桐復設水  
營事長湍更  
設防營事宜  
之

常參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此京畿監司李亨達上疏也所陳關防兩条一則以喬桐之復置水閘為請一則以長湍之更設防營為請而 批旨有令廟堂裁處之 命矣曾於設施通變之際各有反覆商確之論則其利害便否今不必更事覩縷而第念做事之躰貴在持久生弊之源每因數更以言乎喬桐則水軍之移屬江都今畿四稔規模未及整頓節目未盡詳定而別無可罷之端忽有仍舊之舉則藉曰言者真有的見獨不念朝廷顛倒銷刻之嫌乎以言乎長湍則遮險守津固稱控



統營支放  
變通

禦之良策捨外備內亦多叅差之異議雖使當初料量果失形便行之數十年排布經理亦既粗完而乍彼乍此一任其頻復則其於兩邑往來之間豈無多少擾民之事乎因循之弊尚可徐究紛糾之患尤當先念並姑置之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統制使具明謙狀啓也備陳支放不足之患援據各年已行之例本營錢買米軍作米兩条中限六千石先為貸用以錢儲留待來秋買米充數事今廟堂考例稟處為請矣嶺南之失稔最甚於諸道統營之被災最甚於嶺南糴停而餉耗

大縮穀貴而買遷極難軍民之接濟無策將士之支放難繼其所渴悶事勢固然貸米留錢趁秋還作無異準折代捧之不失元數雖無已例亦不足靳持况前後許施非止一再今亦就兩条米中四千石姑令推移貸用於支放調賑之資留其價本使之待明秋買米充補而苟或輕價磨鍊備例儲留則後來之人孰肯自辦添補準數買充乎畢竟錢不能為米米從而漸縮則有違朝家曲副之意亦非本營預備之道並以此意申飭知委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見今歲色垂窮開春不遠



饑戶精抄事

南北賑政行將經始矣賑政之要莫先抄饑蓋飢口精抄然後賑穀可以有裕賑穀有裕然後飢口可以接濟若使飢口則虛實相蒙賑穀則需用無節雖有設賑之名而民不免捐瘠徒貽宵旰之憂而惠不能下究則事之駭惋孰有甚於此者三道道臣適皆得人設施措處何待朝家之申飭而賑邑守令果皆殫誠盡心動合事宜有未可必道臣亦豈可委諸守令恃而無慮乎凡係抄饑分等白給付還等節視其緩急量其緊歇親執董率務盡周詳俾無一毫誤悔之端事出舉條行會以示

提警言之意何如 上曰好矣依此為之徐命善曰今年雖有設賑之道而大體論之則多稔而少歉且是屢豐之餘亦有儲蓄之數故似聞諸道捧糴之政不至甚艱或有封倉已久者或有收殺不遠處無待鞭扑之施將至準捧之境云其為民邑之幸誠不淺淺茅於其中多有觀望歲末之類此非村里間難捧之窮民也豪鄉猾吏希覬 恩澤瓶瓮粒米催督無遺廂庾積粟遷就不納此弊此習若不嚴加厘革朝家德意不及於葑屋之下而適足為吏鄉輩蒙惠之資寧不痛哉今年則八道舊還之



東萊府使許  
通

停退嶺南賑邑之蠲免早先 命下於開倉之前  
故吏鄉不得售奸小民咸受實惠而即今各邑中  
尚未畢捧者無非觀望希覲之故也為先以朝家  
覷破奸計之意行會諸道使之刻期嚴督越歲前  
劃即磨勘至於北漢係是軍餉捧留之節尤當加  
意而近聞弊源漸痼或不無因循犯科之患云此  
則當發遣備卽摘奸以來先將此意一體知委何  
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東萊府使趙英鎮以  
其身病連呈辭狀災年邊邑曠務可悶許通何如  
上曰依為之右承旨李在學曰每年憲書賚咨官

平安都事領  
卜入柵置之道  
內守令中定差  
負舉行

回還時本道都事領延卜入柵外管其交易掌其  
搜驗責任之重無異於書狀官而近來多不擇差  
不能見重於邊民亦多貽笑於殊俗臣在灣府熟  
知此弊凡係瑣屑之事雖不索言其為朝廷之羞  
誠非細故既闕邊政宜有變通而都事之以侍從  
差遣亦恐有弊臣意則此後勿送都事自巡營另  
擇道內守令中曾經侍從者定為差負使之依都  
事例舉行事定式施行似為便好 下詢大臣處之  
何如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徐命善曰臣亦曾經  
灣府故稔知此弊若依承宣所奏以道內侍從守



次對

關東春操停止

令定差負舉行則必無貽羞債事之慮如是愛通亦為得宜而侍從守令中如無可合人則雖蔭官守令亦似無妨矣右議政李徽之曰臣曾於待罪西邑時亦以假都事督行搜驗依承宣所奏以道內守令定差負舉行似好矣 上曰依為之

二十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此江原監司金憲狀啓也明春合操事當依例舉行而本道穡事不免歉荒許多兵馬裹糧往來殊涉可悶合操與營將巡點何以為之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三鎮勸別

殿最遲滯  
海伯罷職

武都試依例舉行為辭矣關東雖不設賑大體未免失稔東作方殷之時動民赴操有許多弊端詰戎之連年不行雖屬可悶待秋更議亦自未晚臣意則合操與巡點姑令停止只行勸別武都試似好矣 上曰右相之意何如右議政李徽之曰臣意亦與領相同矣 上曰將臣之意如何訓鍊大將具善復曰詰戎之政雖重本道今年穡事不免歉荒大臣所奏誠好矣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依傳教黃海道殿最封發遲滯委折發闕查問於黃海監司李敬養處矣即見其所報則以為都事



海伯仍任

有故獨為磨勘故十四日申時量始為封發其所  
遲滯不可歸罪於撥路而兵水營則前期同議赴  
即封發故到院差先為辭矣海西守令不過數十  
邑雖使獨自磨勘亦豈至於過申封發乎當初舉  
行殊甚稽緩頃既以封啓遲滯論勘水使則令於  
監司不可同罪而罰異黃海監司李敬養罷職何  
如 上曰依為之右議政李徽之曰領議政之請  
罷海伯臣意亦不以為過而但到營屬耳迎送之  
弊不可不念故敢達矣 上曰卿之所奏亦有意  
見勿罷姑先從重推考可也徐命善曰儒臣違牌

次對

北關軍操傳  
止

傳旨事面與他自別而朝前違牌經宿不捧傳旨  
事未前聞大是溺職昨日堅直承旨一並罷職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左叅贊金鍾秀許久在外  
尚不上來判尹鄭好仁適當有事引義不出並姑  
許適何如 上曰依為之

二十四日次對八侍

次對八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此北兵使李鼎炳狀  
啓也以為行營屬軍兵合操及茂山以北各衛軍兵  
明春巡操依定式舉行事令廟堂稟旨分付為請  
矣今年穡事北關雖勝於南關其為失稔則一也齋



勅需料利事  
隨現重繩

糧赴採窮春尤艱西北詰戎之政固不可連停而留  
待秋成亦不可謂曠廢臣意則明春合採巡採姑  
令停止似好矣 上曰右相之意何如右議政李  
徽之曰臣意亦以為待秋退行似好矣 上曰諸  
將臣之意何如訓練大將身善復曰灾年民弊不  
可不軫恤待秋退行無損於戎政臣意亦無異同  
矣御營大將李昌運曰灾年赴採誠有弊端姑令  
停止似好矣禁衛大將李敬懋曰臣意亦無異議  
矣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似聞兩西各邑勅需庫  
舉皆枵然云此皆由於為守令者只為目前之贏

息固念不時之策應僥倖苟免容易故犯之致既  
是儲蓄備豫之物則暫時借貸用其息而留其本  
自平日言之似無所妨而勅行出來每患急遽或  
值借貸之未收終至辦給之無路則守令被罪姑  
捨勿論其為國事之狼貝當復如何自夫隱結盡  
納之後守令藉賴之資惟在於加分一路而加分  
今不得生意則又以勅需料利為妙方孰非不法  
而臣則以為不法之中最可悶者莫此若也方當  
歲色垂窮政及斂藏之時前此所犯雖不追究自  
今典守宜加另飭當於春初別遣摘奸以為隨現



私債限明秋  
退捧事

重繩之地而先以此意行會兩西使之一一知委  
俾免罪科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向因民  
瘼之俯詢特軫錢荒之為獎預下貢價以為一分  
矯揉之方而適值歲末徵債紛紜財用之匱乏依  
舊閭里之艱苦轉甚云京外徵債雖有嚴防之朝  
禁貨殖者舉皆富豪假貸者多是貧殘則一例徵  
索百般催督亦其必至之勢藉令債主無此歛散  
之錢未必有顛連之患而忍使飢寒難保之民重  
以受困乎至於公債固不容不捧而當此罄竭之  
日宜有潤挾之政公債則限正月私債則限秋成

裕營勅錢債  
值一朔寬限事

六鎮火絕禁斷  
事下詢

勿為督徵事分付秋曹京兆及京外各該司俾小  
民賴以息有何如 上曰依為之開城留守鄭昌  
順曰領相俄以公債徵督亦限一朔姑為寬緩事  
仰奏蒙允本府公私經費專靠債殖近來凋殘之  
中勅庫尤甚所謂庫儲僅支一勅而又其中有近  
萬兩負債之人今方督捧此則似不當一例緩督  
矣徐命善曰此則與逋欠有異恐不可區而別之  
一朔之間無甚關係一體寬緩似好矣 上曰依  
領相所奏為之可也大司諫洪良浩曰火砲者即  
兵家之猛兇而我國之長技也邊守之具无所倚



重而竊見北塞諸邑專不鍊習月朔習操只挾空  
銃軍中掌號以鼓代用每於鹿茸進上之時募  
得砲手定限行獵而既不素嫻絕難捕捉山谷之  
間席豹縱橫而無人放凡莫能除害臣怪問其故  
則吏校傳言有一御史因犯越事歸奏設禁云夫  
犯越之弊弓劍與銃均也殆同因噎而廢食矣莫  
重待變之地自棄長技平時苟不肄習緩急何以  
禦敵耶守邊之策莫踈於此事係邊政下詢大  
臣將臣而商確寔通恐不可已矣上曰大臣之  
意何如徐命善曰未知御史歸奏之語果如何而

因此設禁並與操習時廢閣火砲之具則邊上戎  
政踈虞莫甚私放則雖難遽許或自邑鎮鍊習勸  
獎則乃是不可已之事依諫長所陳稍加濶狹之  
政似好矣右議政李徽之曰此事想有委折而臣  
未曾聞之矣邊上尚武之地只為嚴禁犯越不許  
軍中之用炮殊涉踈虞矣上曰將臣之意何如  
訓練大將具善復曰邊上戎政尤重於他道而六  
鎮之禁銃宗是踈虞臣亦曾聞此事而問于北關  
人則鹿茸行獵時我境童濯麋鹿甚少潛越一帶  
水則行獵最易故從此自多犯越御史陳白母論



公私銃一併藏置年久雖未可知而在鍊習之方  
案甚悶然犯越之弊各別嚴禁火砲裝放之法使  
之熟習似好矣御營大將李昌運曰臣曾四此邑  
時雖未聞習操時廢閣火砲之設第中軍第令專  
靠砲放則邊上戎政尤宜修舉自各邑鎮鍊習  
只用於習操時嚴禁其私放似好矣禁衛大將  
李敬懋曰六鎮之禁斷私銃者蓋我境則山皆童  
濯彼地則樹木茂密山野間曠無非獵場不禁私  
獵之挾銃者則潛越生梗之弊萬無防遏之勢故  
雖近於因噎廢食之政前後北兵使之稍欲察飭

者率皆約束沿江邑鎮收聚民間私銃並藏各該  
地方武庫而至於事閑操鍊處未嘗禁砲今不可  
弛禁私銃粹至蕩然矣 上曰前北伯各陳所見  
行副司直徐浩修曰六鎮各邑私砲禁斷未知始  
於何年而大抵六鎮與彼地只隔一衣帶水我境則  
沙石濯濯彼地則山林茂密故樵採行獵之類每  
多潛越之弊利之所在法不能禁止誠可悶矣今  
若許令私習火砲則前頭武藝之精鍊未及收效  
而目下挾技潛越殺傷彼人邊境之生事必無歲  
無之且今禁令不許民間之私放而已至於操鍊



時則未嘗禁之臣意則恐不可輕易廢改矣刑曹判書李命植曰臣意亦與徐浩修所達無異矣開城留守鄭昌順曰當初邊邑火炮之禁亦不無意見大司諫之言固出遠慮而兩備堂之奏亦有近憂云者似為得之若許火炮則目下犯越利之所存恐不可禁矣上曰更令廟堂詳考從長稟處可也徐命善曰反言之斥不必深引一向懸病處義太過備局堂上鄭好仁從重推考牌招察任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同義禁李柱國方有身病姑難行公金吾劇務不宜久曠許適何如

上曰依為之

二十八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因大司諫洪良浩所懷以北塞諸邑之不用火炮仍請下詢變通而有更自廟堂詳考從長稟處之命矣湖考久遠謄錄則肅廟朝丙寅年適當邊民犯越之後伊時大臣至有軍器藏置之請而以為六鎮則民間鳥銃例皆收聚藏置官家沿邊軍器並皆藏置為言其後諫臣又請三甲江界藏置鳥銃而備局回啓以為已收之六鎮雖不得更給其他沿邊不必



叔聚云云 先王朝乙巳年御史別單以為烏銃  
乙丑年以後盡藏官庫既無私習之事全昧裝放  
之法官藏烏銃一併出給各別習放為言而備局  
面啓以為烏銃官藏蓋出於不得已之致今於年  
久之後不可遽弛其禁令邊將每於點閱時頻頻  
習藝於官府俾知裝法之宜當云云以此觀之則  
六鎮藏銃之規已於乙丑以前行之久矣而乙巳  
繡衣則反請出給今日御史歸奏設禁云者不免  
爽窠且點閱時頻頻習藝俾知裝法事既有備局  
覆奏則習操之只挾空銃掌號之以鼓代用又何

其太過分數也今欲量宜濶狹則私銃之叔聚藏  
置一依舊例遵守不撓朔操時空銃代鼓之謬規  
亟令釐改守令邊將每於點閱時使之習藝於官  
府俾令慣知其裝放之法事甚便當以此分付北  
關道帥臣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慶尚  
監司趙時俊狀啓也枚舉陝川郡守沈興永牒報  
以為本郡邑基平夷大川環抱設邑之初內外築  
堤以防水患今秋大水舊築崩決邑居民家半成  
沙塲奠安之策莫急於築堤避灾而以本郡烟丁  
案無完策之望附近邑赴役既有前後已例草溪

陝川堤防事

請九邑烟丁

役



嶺南公鹽權  
利弊

等九邑烟丁趁開春限二日赴役事請令廟堂稟  
旨分付矣陝川之今年水災雖謂之懷襄不為過  
語築隄防川然後官府可以成樣民家可以奠居  
而本郡創殘之民宗無獨自完築之望災年動民  
道臣亦豈不矜念而若是狀請則其形勢之緊急  
可以推知况安東近例亦自有據依所請九邑附  
近面烟丁趁開春二日赴役俾即完築之意分付  
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前以嶺南公鹽權  
利之弊令道臣從長舉行登聞形止事覆奏行會  
矣即見慶尚監司趙時俊狀啓則以為公鹽不過

三千石而監色輩數外加買獨自專利一石之價  
少不下八九兩不能趁即畢賣有此權利之謗而  
至於公私並賣一款私商則鱗次歛價公鹽則捧  
價有期故求買之人爭赴私鹽不願公鹽公鹽不  
得不發賣則嚴防其加買以期速了之為愈般運  
上舡之後使地方官點閱如有加運則監色報營  
科治加運之鹽並為屬公鹽直則地方官招致私  
商從公定價雖值鹽貴之時莫過七兩之意嚴立科  
條私商限公鹽畢賣間姑勿交易則公鹽收殺不出  
數旬之內私鹽亦無晚時之歎蒜山倉恒留米五千石



中一千五百石以鹽本米出給島民其代以鹽價  
錢還為作米故以米給民以錢作米之際不無弄  
奸之弊此後則恒留米以二千石定式取耗用下  
作米之規永為革罷鹽本米每石代三兩直為出  
給依此成節目施行事令廟堂稟處為請矣權利  
之弊源專由於數外之加買並賣之制手肘宜條乎  
上納之有限速了公鹽仍許私賣宗為官民兩便  
之方而若其矯揉之策則道臣所論舡運後點閱  
加數地方官從公定價庶可以防奸鹽價米翻作  
之際吏輩幻弄勢所必至更勿作米直給代錢亦

南兵營習操及  
各官聚點停止

可以除弊并依狀請施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  
命善曰此南兵使吳載漁狀啓也以為明春左右  
營習操及各其官鎮門聚點等事令廟堂稟旨分  
付為請矣北關年事稍勝於南關而猶有姑停之  
命則今於南關不宜異同臣意則毋論習操與聚  
點並令停止待秋成更議似好矣 上曰依為之  
徐命善曰豐川漂民出送事盛京禮部咨文來到  
故既已謝恩於節使便矣今番曆咨之回以漂民  
等般隻器物搜銀付送事盛京咨文又為出來承  
領之意撰出回咨定禁軍給馬下送于灣府以為



轉送盛京之地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武  
兼李光玄不可謂之北人而歷官多濫今又甄復  
殊非聳動西北之意武兼李光玄改差何如 上  
曰然則兵判昨日何以北人奏對乎依為之徐命  
善曰內寺番次常患苟艱司僕正有關代令該曹  
口傳差出以為推移入直之地何如 上曰依為  
之徐命善曰極戎使李柱國本廳方有董飭事而  
所帶京兆亦是劇務本兼不免相妨右尹之任今  
姑許適何如 上曰依為之

三十日過歲問安



